經私記

下

ロ仁-12
48
2止

門號 48
卷 2

古文孝經私記卷下

秋田鈴木讓
江戸朝川鼎五鼎氏著　門人伊豆三須復全校
南部汲川恭

道德辨

吾聞之道者人所必由而履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各有道先王有先王之道君子有君子之道庶人有庶人之道道並行而不相悖者蓋有故也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命者性之始故天之所命謂之性性也者生也蓋其善善惡惡曲爲曲直爲直此民之生

而所有即性也在書謂之有恒在詩謂之秉彝雖然直情徑行隨其自然而無假脩爲者夷狄之道也於是乎古先聖王以聰明睿知之德承天命循民性立之中制以導之使人得其所可由而履謂之道而其大原出於天故其教人每言必稱天不敢自專曰天敘有典曰天秩有禮曰天命有德曰天討有罪此非虚假天而愚誘黔首實以爲道所由而出也不知焉者乃曰率性自然而人皆有之夫道者道路之義人所出入往來必由而履者也蓋其履之在人而所履者豈人哉若謂其履之從所履者皆存於人豈不亦可怪乎或又曰先王所造

非性自然然則聖人强人以性所無亦不通之甚誰其信之今試使服不氏教擾其最易馴之馬牛犬豕而蘇張說之前賁諸怒之後雖以求行人倫之道吾知其決不能何則無其性也故禹之行水隨潤下性其當合者合之當分者分之或左或右或直或曲東迤北播隨山滙澤而歸之東海使無復逆行之患矣聖人率性而立道脩道以爲教無乃亦然乎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蓋此之謂也德者得也得道之稱其得之或以性或以學而其於得之則皆同矣其得於性得於學或以心或以身而其於得諸己則亦皆同矣

夫生知安行其德不脩而自治者上智也無以加焉然聖人不以此專爲言而以好學自居何則中人已下非學無可以成德也其學以成德蓋在敏以求之故周禮三德其得於性者謂之至德得於學者謂之敏德至德敏德並設以教人爲此也孔子曰十室之邑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夫忠信禮之本也豈不亦美乎然而爲此言者蓋言忠信之人無處無之好學之士或無有焉以示學之不可不好也故古之教人學以成德德以行道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此非予言也曾子嘗聞之夫

子矣

至德要道解

至德者謂德之至者也蓋其爲德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不脩不爲自然而然比諸其得於學者學而知之利而行之豈不亦德之至乎若泰伯三以天下讓周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夫子皆以至德稱之何也夫得天下大利也其位誰不欲爲且天與之人歸之乃棄不取以三讓焉以服事焉其德非天性其孰能之周禮三德其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凡人子之孝於親有得諸性者有得諸學者然則孝至德也敏德也而特

以孝德別稱之者蓋以天之經地之義百行之首萬善之長非復衆德之比也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若所謂中和祇庸者衆德皆可以稱之而別列孝友亦此意易大傳云易簡之善配至德此言易簡乃乾坤之德可以配人之至德也中庸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此言至德之人而至道可凝也若莊子所謂至德之世亦言以天性爲之德不煩造作自然而然之世也夫父子之道原出於天性非人爲之是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孝之爲德其至矣夫子亦嘗以至德稱之至第十六章以孝悌臣更廣宣其義蓋以此也然則父慈而子親乃天性之常於是乎爲之子者胎養之勞襁哺之苦生而習之習以爲常眼前大恩恬然罔識狎恩恃愛而漸流不敬即入不孝亦不自知其誤人之習情率皆然先王知其如此禮以坊德使凡爲人子者不陷於大不孝所謂禮者敬而已矣敬一人而千萬人說故其爲道可以一管衆因命曰要道鄭康成曰至德孝悌也要道禮樂也可謂善解此章矣

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解

先王之教人未嘗不本諸德而德以孝爲本蓋以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故堯舜之道必於是三代之政亦必於是外乎是而別無所謂道矣又無政矣曾子曰衆

之本教曰孝亦此意自古聖人莫不以教化爲急務故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教於鄉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而小民親於下蓋人之大倫根於天性但其爲人欲所陷溺非有所提撕警覺則不明此教之所由設也而其所以爲教者亦皆莫不由孝以生矣禮祭義稱曾子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孟子亦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

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然則仁義禮樂莫可離孝而言者矣善乎王去非之言曰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慈湖蒙齋謂古孝字只是學字愚案古文韻學字古老子作斈教字郭昭卿字指作斈○困學紀聞）蓋謂孝外無學又無教也夫子於首章發一經之端而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不其然乎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辨

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所謂桑梓父母所親植孝子愛敬之至雖一草一木之微尚且必加恭敬不敢忽之況乎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豈敢可不愛敬乎蓋其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以遺躬處人子之常者而

殺身成仁以遺體處變者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此蓋因手足以示全歸之道而又幸其不處變也聖人之教人有以常者焉有以變者焉蓋非常無以應變非變無以盡常也然而其實常與變不得混而言之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禮哀公問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禮祭義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

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離婁上 此皆言人子之常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禮祭義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 世說新語 德行上 皆以毀傷身體爲言正爲此耳曾子曰戰陳無勇非孝也 禮祭義 然則若貪生怕死以虧其行乃雖不毀傷身體亦不可以爲孝矣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言其處變之道也眞德秀亦嘗謂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因爲說殺身成仁則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殞其性不失乃所以爲

孝也昔晉周處死於戰陳其母猶在太常賀循謚之曰
孝以常情言之母在而死於國可以爲忠而不可以言
孝矣而晉人乃稱周處爲孝者蓋忠孝一理能忠於君
乃所以爲孝也然捐身踏難乃處臣子之變如曾子之
戰兢自守乃處人子之常要當參觀可也（眞西山文集）其言
當矣而物茂卿不知斯義據孝經僞孔傳以毀傷爲刑
傷而曰身謂劓與宮體謂刖髮謂髡膚謂墨故身體髮
膚四者指五刑而言之古之道以免於刑戮爲先故曰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以見用於世
爲難故曰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論語

徵）其徒太宰純主張其說亦曰三代之刑有劓刖及宮
非傷身乎刖非傷體乎髡非傷髮乎墨非傷膚乎以此
觀之孔傳尤有所當也王仲任亦嘗誦此經文而曰孝
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
所致也合而觀之可以見古訓焉如從諸家說則忠臣
赴君難者不避水火兵及節婦有斷髮截鼻者彼皆爲
不孝矣（孔傳古文孝經序）夫身遭亂世免濫刑者幸也幸不幸
在時非所以爲教也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者敬身之義
所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是也立身
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乃終身之義所謂不虧其體

學古塾藏

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是也經文以終始言之其義自明二氏混常與變而爲言可謂誤甚矣

天子論

天子者何有父母之稱也古者天子繼世而立固無生親可事於是乎父天母地而爲天之子故其所以事天地之道亦不外事父母之道也是以古之明王事父孝推所以孝父者事天於南郊圓丘而其禮明事母孝推所以孝母者事地於北郊方澤而其義察事天地既明且察則神祇亦感其至誠而必致之福應此可以見天地即天子之父母而事天地乃行孝之所推及矣何則

雖凡爲天子者不能無父母而生也則豈謂無事親之道而可乎故天子章以愛敬親者不敢惡慢於人論其孝但其繼世而立固無生親可事也則豈謂愛敬之心以存歿爲異而可乎故至第十七章以宗廟致敬爲不忘親之義蓋爲此也周之王天下也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既可以天子之禮祀先公獨不可以天下之養養生親乎孟子亦嘗論齊東野人之語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夫以天下養而不致爲人子之道豈可得謂之善養

乎應劭之言曰天子無父其亂道害教孰甚焉不可不察也

庶人章辨上

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者是其校古今文而言之也乃在漢世其章數固既然唐司馬貞議曰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逮下之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沒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之數吁何不思之甚且若此章從以爲一則其於文義亦復難通何者上五章各說五等之孝既

畢乃以子曰別起一章以總括五孝此篇體裁固當然也經云自天子已下至庶人便是總括五孝之辭若專屬之庶人而已則天子已下四字其所指甚爲無謂所謂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之言又何獨備於庶人而略於天子已下此之不疑而反疑古文予所不解也以予觀之所謂今文果是劉向所校者其謂分爲二亦不以故字已下分之則中間別無文句之可斷爲一章者若以此疑古文雖今文亦有可議處其又謂故者逮下之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亦誤矣余謂故者連上逮下之辭若此章亦上五章各說五孝既畢更用故

字以發一章之端因上起下其文義固然也嘗與秋田糸井君鳳翼論及此章義君鳳擧史記律書之賛語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且曰自上逮下中間段落數件則末語未可遽用故字以結之因以太史公曰起之而後始以故字結之若孝經亦然上五孝每章以子曰起之又引詩書斷之則其中間段落數件一如律書之體裁亦未可遽用故字以結之因以子曰別起一章而結上五孝不亦宜乎此説是也今以文法論之若今文合爲一章不啻條理不分明又大害文義不可從也

庶人章辨下

蓋夫子作經首論五等之孝於每章末斷以詩或書獨庶人一章無之司馬温公嘗窮於村父之問（嬾眞子）是世所倶知也沈歸愚文鈔載孝經精義序其略云朱子作刋誤去皇侃標目合首六章爲一章其識卓矣而未及註釋又疑此書或非聖人之言是朱子尚游移其説不能無待於後人之論定也張子鳳岡起而註解鼇定之案其文釋其義明白顯易炳如朗如章分十三支分爲四而一支之四引詩一引書於篇首爲發端之辭不於篇末爲引證之語初無闕文剩句之可疑也其説極新

奇而西漢孝經既以所謂大雅云亡念爾祖聿脩厥德屬首章之末其證在漢書匡衡傳且與下章引詩者文例不倫是焉有此理哉若謂西漢孝經不足證而又併下章引詩者移置每章之首決不成文理也其假合附會全憑胸臆之見不可從矣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昨見東郡耿君隱之道云曾見古本庶人章末引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此乃思而不得其說以已猥補聖經因託古本欲以取信於世何其皆戾於闕如之教也余謂每章之末或引詩書或不引詩書引與不引原無定例固非引者詳而不引者畧又非不引者言有餘而引者意不足也古文之體率皆爲然此可以知其不必拘泥矣

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辨

夫孝之爲道在天則爲經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而有常是也在地則爲義山川原隰分別土地而得宜是也聖人則天明以爲經因地利以行義然後父子之恩行而君臣之義得矣蓋孩提之童知愛其親而已未嘗知有所謂尊嚴之道而其尊卑一定而不可易者自存焉及稍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其天性固然也凡親者易褻而嚴者漸疎於是乎聖人因其有嚴而教之敬因其

有親而教之愛亦不過率性以導之使愛不至于褻敬不至于疎耳其親與嚴者性之所固有敬與愛皆聖人之所由而脩即道也先王之道莫大於孝而孝之爲道以愛敬爲主故孝經一篇其所說唯此而已（任文田集注載李厚庵說亦曰此書之要在愛敬二字）梁蕭子顯著孝經敬愛義亦爲此也但其愛之敬之非禮以脩之則不可謂孝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子亦嘗論孝悌而以節文斯二者爲禮樂斯二者爲樂何則孝悌禮樂固非二途也夫孝悌至德也禮樂要道也所謂德者道之本道者德之功非道無以明德非德無以行道故夫子以禮語孝子產以孝論禮然則以德謂之孝以道謂之禮其理豈有二哉夫子於經首章至德要道並稱以爲教亦以此耳朱子著孝經刊誤引春秋左氏傳以疑此章誣亦甚矣余嘗謂在西漢之世劉子政尤珍重左氏（桓譚新論）而其於別録乃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劉炫古文孝經孔序直解引劉向別録）班固亦本于此（漢書藝文志）並以此語爲經之所由以得名者未嘗以左氏疑之豈唯此人爲然而已哉董仲舒對河間王亦以爲稱孝之語（春秋繁露五行對）朱子生乎千載之後何所據而云爾予固未敢深以爲然也

曾子敢問章辨

所謂曾子敢問章爲三者是乃古文章次固然也今文合爲一章語意不相連屬其誤顯然可見但雖古文篇簡錯亂而前後失次義理又未條貫初學或不能無疑也今據漢志正其錯簡章爲分解使一見易了亦不過隨文訓解耳蓋其一章則曾子既聞明王以孝治其極至之效人和神悦以致天下和平於是乎始知孝之爲大因以爲夫如是則聖人之治天下一孝而足不知其所以爲德者果無以加于孝乎孔子答之曰天地間有生者何限惟人最靈禀元氣之精鍾五行之秀以爲質秉彝以爲性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固非萬物可得比也人有百行而行之大者莫大於孝所謂孝卽愛敬之道蓋父子相親乃天性之常雖嚴敬之心生乎稍長其或挾恩恃愛而漸流于不敬亦不爲不多矣凡人子之於其親愛可能也敬爲難故孝之爲道以嚴敬其父爲大若論嚴敬之至莫有大於以父配天而祭也雖然其爲之有命與時而存焉非謂人之行孝皆當以父配天也若夫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則係命與時而有之夫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儉其親也周公豈其然乎

故制為以父配天之禮而首行之所謂郊祀宗祀乃是配天之至極而周公之所獨也因舉其事更論其效而謂周公一為以父配天之禮以極孝敬之心則四海之内為諸侯者各奉其職貢而來駿奔走執籩豆以助其祭此乃所謂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而聖人之徳又有何者可以加於孝乎其文勢語脉相首尾以承其次此尤易見也是故親生之膝下以下四十四字全屬次章錯簡餘以舊本次序為是元呉澂孝經章句云漢藝文志引此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蓋當時編簡猶未錯亂今考而正之則文

屬而意完矣其說是也但其移聖人之教至本也二十字屬下章謂之悖禮下刪去以順則逆以下九十二字合三章為一章此予所未信也明沈淮孝經會通移故親生之膝下以下四十四字屬父子之道天性章厚莫重焉下其說比呉氏最覺穩帖而其列先後次序為一十五條此亦予所未信也其次章乃云父子相親之道乃其天性非人為之也而其至親之中父尊子卑自有君臣之義存矣故子之於父母皆有嚴君之義蓋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此皆發天性之不容已者凡為人子者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三年然後免

於父母之懷其間拊之畜之長之顧之復之千般劬勞百様艱苦又何足道哉其已生之初無知無言呱呱待哺便溺未分當此時舍父母則一籌不展一情不立然則其得因以分形因以成人者實皆出於父母之賜其攻苦之功莫此爲大天下至親莫親於父子過親則易褻人之常情也故先王之制父子不同席以厚敬也父子之間不責善以全恩也於是父以尊嚴臨子子以親愛事父其恩義之厚莫此爲重所謂親愛之心生於膝下及稍長以敬養其父母一日加於一日豈不亦攻苦之功恩義之厚使之然乎聖人因其有親親之心而教之愛因其有嚴親之心而教之敬故不加肅戒而教成不假威嚴而政治其所以然者亦因人之天性而導達之耳其次章乃云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乃天性然也是以聖人之教人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凢物有輕重事有先後吾親與他人孰重孰輕事父母與接他人孰先孰後今輕其所當重而重其所當輕後其所當先而先其所當後是之謂不知務豈惟不知務哉以德則非孝也以道則非禮也苟爲人上不能身行愛敬於吾父母而使天下之人愛敬其父母者萬萬無是理若以是爲教則悖逆昏亂而民無

所取法也夫不身居於愛親敬親之善而其所爲皆在於悖德悖禮之凶則雖以是得志於人上幸而有功利君子不從之君子之常常所思念者不在于此而在于彼其言卽先王之法言其行卽先王之德行言而欲民信之行而欲民悅之德義則欲其可尊崇之事業則欲其可以法則之容止進退則欲其可觀以爲度也而後以君臨其民則有威而可畏有儀而可象此其所以德教成而政令行也乃與天子章所謂愛敬盡於事親然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同一意因更引詩以證之義取善人君子其威儀不差忒故爲人法則也其文

甚明原無合二章爲一之理世之言今文者試就古今文二本平心較量則其是非所在不待辨而自明特慮人之猶惑其說也故聊爲辨之

天帝論

經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古王者祭天必以祖配其故何也禮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惟周人享國千年基由后稷王業之盛特起文王故以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而其配天者則后稷也不能祀文王于郊以配天於是乎特祀之于明堂以

配上帝不敢以文王與后稷並何則尊無二上也此乃周公創制所謂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李陳祥道說）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不亦然乎其曰配天曰配上帝取名雖殊義則一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朱子語類）吳澂本乎此曰祀之于郊則尊之而曰天祀之於堂則親之而曰帝（孝經章句）其繫帝于堂繫天于郊但就孝經一書而言校之他書不必然也禮（明堂位）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此謂后稷亦配上帝於郊可以見其相通用矣周禮典

學古塾藏

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蓋祀天正祭也旅上帝有故而祭也曰天曰上帝亦互文耳若孝經亦復然夫天帝一而已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言天便有覆幬意言帝便有統御意曰昊天者廣遠之稱曰上帝者尊極之稱曰昊天上帝者兼之故以一字言則祀天享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於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一也此非予私言乃先儒之說亦然蓋天帝之論當以此爲定鄭玄以其惑於讖緯既附會星垣又強立耀魄寶

學古塾藏

及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等名目而謂天有六而天帝爲二以緯亂經雖不辨可以知其杜撰無稽矣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爲非天惟用家語之文而謂太皥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禮郊特牲正義）王肅乃曰天惟一而已安得有六五行分主四時化育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上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若然則五帝雖原是人帝在天即爲天佐何可與上帝同稱帝乎其說遂不通也陳祥道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

（禮書）此猶未免岐昊天上帝與五帝而爲二也魏了翁有見于斯而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昊天上帝而外復有五帝豈有此理詩書不言五帝而周禮獨言五帝此出于劉歆鄭康成之附會陳祥道又從而强爲之說此既疑五帝之稱併又疑周禮豈不亦甚乎至　本邦物茂卿乃曰蓋上古伏羲神農黃帝顓頊帝嚳其所制作畋漁農桑衣服宮室車馬舟楫書契之道亘萬古不墜民日用之視以爲人道之常而不復知其所由始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蠻貊夷狄之邦視倣流傳莫不被其德雖萬世之後人類未滅莫之能廢者是其與天地同功德

廣大悠久孰得而比之故後世聖人祀之合諸天名曰帝如月令所載五帝之名是也夫人死體魄歸於地魂氣歸于天夫神也者不可測者也何以能別彼是乎況五帝之德侔于天祀以合之與天無別故詩書稱天稱帝莫有所識別者爲是故也如堯舜以下作者七人既祀之學萬世不替而五帝之德若是之大豈泯泯乎不祀先王之道斷乎不然矣所謂祀其始祖配諸所自出之帝者即五帝也即上帝也可知已（辨名）果然則五人帝之前有天而無帝不亦可怪乎程子曰帝者氣之主也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正與今人說六子同也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二程全書）此說極是而楊復推廣程義以謂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是也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分而爲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其實則一天也方觀承亦本于此曰天即帝也帝則天也天一而已何得有六然帝既有五天亦何嘗不可有六此如心君然心一而已本無兩心然分而言之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不同豈

可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不爲心哉若謂五帝不爲帝六天不爲天則分爲四時何不可曰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列於五方何不可曰東天西天南天北天也哉然是就一時一方言之雖同曰帝同曰天而不得謂之統體之天也卽如程子謂乾坤外甚的是六子誠哉六子卽統於乾坤也然須知八卦成列乾坤外原有六子但既同體而異形則不得仍謂之乾坤矣（五禮通考）其若五人帝配享五人神從祀之義王應電嘗論之曰蓋天體雖一而氣之流行截然不同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月令曰盛德在木之類是矣故王者因其氣之至而祀之也夫天無心也一陽之生天心于是而見故冬至以祭天帝無形也五氣之易帝之主宰于是而見故于四孟季夏以祭五帝然祭雖有五但因其方氣之不同而其禮物亦異非天實有五也至其所配則以五人帝而其從祀又以五人神者蓋上古聖人繼天而王其性雖無不全其歷數受命必各得其氣之盛若太皡以木德王周人以火之類又古者神明之臣皆能爕調元和司天司地各有攸職世執其功如重爲勾芒黎爲祝融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其功不可掩故必配以五人帝而從以五人神也（周禮解）此皆先儒至論故表而出之

禮樂論

三代之政以禮樂爲本禮所以修外也樂所以修內也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是以先王之於民也以五禮防其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其情而教之和何則非禮無以爲樂而非和無以適中然則禮之和處卽爲樂樂之節處卽爲禮孔子曰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故三代之隆莫樂而必不翕於禮莫禮而必不用樂焉雖然羽籥鐘鼓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籩豆玉帛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若遺其本而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孔子曰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又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但其和云序云非玉帛以見之鐘鼓以著之又何見其持敬而溫文也於是乎聖人見於玉帛著於鐘鼓因以寓教蓋其法象所寓道義所藏使人思之而知所以教守之而知所以禁此卽教人之術不得不然也雖然無聲之樂傾耳而聽不得而聞也無體之禮明目而視不得而見也則禮樂之本原豈可以器數求之乎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也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也哉蓋謂此也及周之衰禮

煩而樂淫徒規規乎威儀聲音之末而不得其本原蓋先王制禮因心而爲之節稱情而立之文其宮室衣服車旗械用有等其冠昏喪祭朝聘射御有儀以辨上下定民志夫上下之分辨然後民志定民志定然後君臣以正父子以篤兄弟以睦夫婦以和長幼以順此之不務而屑屑焉威儀是習抑亦末矣且其所謂威儀亦非威儀也左傳稱衛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則威儀之於禮於是乎爲大矣魯昭公之所習（昭五年左傳）趙簡子之所問（昭二十五年左傳）皆儀也而不知焉者見以爲禮則時之知禮者蓋鮮矣豈徒禮而已哉樂亦然夫樂本諸理而著諸歌舞故言乎理則是天地之和固非歌舞所能盡也惟即歌舞而求之則先王所以制樂之意可想而知焉聖人教人傳其音而象其容抑亦有故在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所謂樂德則中和祇庸孝友是也書云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亦言其要爾樂語則謂興道諷誦言語蓋其所以興之道之諷誦之言語之者三百篇固勿論矣凡諸侯之所貢天子之所受其可以列於樂官即此也

樂舞則所謂六代之舞黃帝曰咸池堯曰雲門舜曰箾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其所習卽六聖之遺象也蓋六聖一生之功德可以詠歌可以舞蹈者使夫國子置身於六聖之地而躬行實踐之因其節奏容止以求其義理之旨歸則其益豈謂小小哉夫歌所以傳其音而舞所以象其容也故教樂歌以和其聲教樂舞以善其容聲已和矣容已善矣而後樂德可成也大師教六詩必以六德爲之本亦爲此耳是以古之教人自幼少以至成人自至貴以逮至賤皆莫不於樂蓋其漸摩之久涵泳之深雖自外來與我爲一則雖欲不風移而俗易焉可得也故宓子賤鳴琴以治單父子游絃歌以化武城卿人且猶然況邦國乎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之謂也

閨門章辨上

閨門章二十四字無一可疑而唐司馬貞議曰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輙穿鑿更改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鼎案近儒妄作傳學假稱孔氏於理有之但其

謂於本經偽作閨門一章則大不然據隋書經籍志漢初長孫氏傳本亦既有此章今文家且猶或然何獨疑之於古文且劉向所謂多一章者當時使無此章其所指果安在哉故朱子就古文孝經作刊誤特於此章註之曰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是蓋懼世或有疑之如司馬貞者而示其可信也大學云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荀子云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亦皆此章意若謂其義近俗而黜之六經諸子其不近俗者幾希又妻子臣妾雖均是一家所有妻

子貴而臣妾賤也經云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之心而況於妻子乎是明明分爲二者故司馬光范祖禹之註孝經並以妻子比百姓臣妾比徒役孝經釋疑亦云妻子對百姓言臣妾對徒役言所謂徒役如詩云公徒易云師徒百姓之役於官者非犯姦者也其說當矣而今云比妻子於徒役者不亦誤乎世儒或云閨婦人所居故閨門可稱之妻子不可稱於父兄也蓋本於爾雅宮中之門其小者謂之閨而云爾此亦大不然左傳襄十年篳門閨竇禮儒行作篳門圭窬圭與閨古字相通說文云閨特立之戸上圓下方有似圭蓋宮中小門其形率然

因有此稱耳左傳昭元年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薫隧墨子備穴大城丈五爲閨門廣四尺皆謂城門也文選別賦金閨之諸彦亦謂金馬門也凡此類皆以其形似稱之則何唯宮中小門而謂閨哉是以荀子樂論閨門之内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禮仲尼燕居以之閨門之内則三族和其若三族和則閨門又何限於婦人所居而言乎予所見既如此後得呉隆元孝經三本管窺而讀之亦載斯説與予前論暗合若符節是可以知予言不誣矣

閨門章辨下

孝經之古今文雖章有分合句語有增減固無關義理者其所甚異唯閨門一章耳世之奉今文者以閨門章反疑古文度其爲説蓋不過據司馬貞説以推演之夫安所證哉故若沈淮孝經會通朱鴻孝經質疑雖亦從今文反取閨門章其意甚善而沈淮以此章爲第十三條論士庶人之孝朱鴻乃曰子曰閨門之内至猶百姓徒役也凡二十四字君子之事親孝至名立於後世矣凡四十三字朱文公以閨門章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呉文正公獨削去之謂其淺陋不類聖言鴻細玩此章首言閨門之内末言行成於内兩内字緊緊相照極有關

鍵此正聖筆精妙處特以篇簡錯雜爲世所疑唐司馬貞黜之爲尊者諱耳今合爲一章以前五句爲起語後六句爲應語末二句爲結語首尾相應脉絡貫通讀之自覺意味深長文公繭絲牛毛之學與司馬温公兩存之者眞有見矣江元祚孝經大全所收孝經質疑闕此條今從朱鴻刊集孝經諸說所收沈梼校本鼎思又一支離要之不若舊本之章第相承而文義易通也孫本孝經釋疑云唐司馬貞欲削閨門章爲國諱不得不以古文爲僞故駕是說以欺壓同議使漫無可考得以恣其誕爾閨門章漢初長孫傳今文即有之此載隋志魯三老進古文劉向亦以顏本考定雖云除

其繁惑然志謂經文大較皆同則閨門章未嘗削矣陳繼儒狂夫之言亦云孝經閨門一章由周秦而下傳漢至唐列爲二十二章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爲國家諱始黜之而唐遂有馬嵬之禍則孝經閨門之教廢也此蓋言今文亦原有閨門一章欲以分謗牽強附會尤甚攷之漢志劉向所謂多一章即謂閨門章也且司馬貞議孝經若使今古並有此章豈主今文而疑閨門之義若其謂爲國諱殊不得然何者孝經敎議在開元七年蓋玄宗即位之初好賢樂善勵政事任姚崇宋璟爲相以致開元之治天寶以來始溺楊妃之寵遂招祿山之亂不知當時有何所諱而黜之亦不可解也閨門之義原有定論亦何假於異說邪

世之奉今文者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審其是非所在若謂鼎之愚亦有一得以奉古文豈不亦斯文之幸乎

文化八年辛未冬十一月發兌

京都
富小路三條下町　須原屋平左衛門
堀川通高辻上町　植村藤右衛門

大坂
心齋橋筋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江戸
日本橋青物町　西宮彌兵衛
日本橋通二丁目角　小林新兵衛